

之結論、除承認中國在新疆於政治軍事有特殊之發展外、不承認中土文明、在新疆有若何影響、近奈柯克氏羽田亨氏皆持此見解者也。余赴新疆考查時期較晚、竊嘗固持一成見、即謂凡一地文明之拓展、皆由兩大勢力所驅策而發生。一爲宗教勢力、一爲政治與軍事勢力、蓋新疆自漢至唐其宗教皆爲印度佛教勢力所支配、其由佛教所發生之文明、如文字語言美術等等、當然受佛教之影響。但中國漢唐時代於新疆政治上軍事上亦握有極大之威權、而謂其由此所發生之文明、毫無可取、則吾人亦不能認爲滿意。除由軍事方面所發生之文明、俟另文論述外。蓋由政治勢力所發展之農墾事業、其附帶之經濟工藝等事亦有爲吾人所不可漠視者也。

試思當漢人勢力未至西域以前、新疆完全爲遊牧人種所統治、如匈奴烏孫、皆隨逐水草、無城郭之居、天山南路諸國、雖居城郭、習於耕種、然人口甚稀。大月氏人西遷一支、亦曾經行南路、諒有所遺留、然大月氏人初亦行國也。是故在張騫未至西域已前、新疆農業並不發達。及至漢通西域已後、大施屯墾之制、如高昌、(吐魯番)柳中、(魯克沁)樓蘭、(羅布淖爾)皆爲漢人屯墾之所、而渠犁、輪台、嘗有田卒數百人、而庫車、莎車、和闐、亦有漢人屯墾之區、以中國漢書所記載、及余於民國十七十八兩年考查時所發現古時之農墾遺迹、可以明其然也。吾人試考查新疆南路之綠州、即可耕種之地、除去上述之最沃柔土、均有漢人耕種外、其完全爲本地土人所耕種之地、雖有亦不關重要。是